世家

楚元王
荆燕
齊悼惠王
蕭相國
曹相國
留侯
陳丞相
絳侯周勃

史記卷之五十　　吳興凌稚隆輯校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楚元王劉交者正義曰年表云都彭城高祖之同母少弟也徐廣曰一作父○索隱曰漢書作同父言同父以明異母也字游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徐廣曰漢書云丘嫂也○索隱曰應劭云丘姓也孟康云丘空也兄亡空有嫂也此作巨巨大也謂長嫂也劉氏云巨一作丘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為羹盡櫟釜索隱曰櫟音歷謂以杓歷釜旁使為聲漢書作轑音勞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為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為言

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爲其母不長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爲羹頡侯徐廣曰羹頡侯以高祖七年封封十三年高后元年有罪削爵一級爲關內侯○索隱曰羹頡爵號非縣名以其擽釜故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羹頡山在嬀州懷戎縣東南十五里按高祖取其山名爲徵號者怨故也而王次兄仲於代徐廣曰次兄名喜字仲以六年立爲代王其年罷卒謚頃王有子曰濞高祖六年已禽楚王韓信於陳乃以弟交爲楚王都彭城索隱曰漢書云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郡也即位二十三年卒子夷王郢立索隱曰漢書名郢客也夷王四年卒子王戊立王戊立二十年冬坐爲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郡索隱曰漢書云私姦服舍中姚察云姦於服舍非必宮中又按集註服虔云私姦中人蓋以罪重故至削郡也春戊

與吳王合謀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戊則殺尚夷吾起兵與吳西攻梁破棘壁[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七十里洲即梁棘壁]至昌邑南[正義曰括地志云有梁丘故城在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二里也]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卒飢吳王走楚王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孝景帝欲以德侯子續吳[徐廣曰德侯名廣吳王濞之弟也其父曰仲]以元王子禮續楚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為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是時禮為漢宗正乃拜禮為楚王奉元王宗廟是為楚文王文王立三年卒子

安王道立安王二十二年卒子襄王經立襄王立十四年卒子王純代立王純立地節二年中人上書告楚王謀反王自殺國除入漢為彭城郡徐廣曰紀立十七年卒謚節王子延壽立十九年死○索隱曰太史公唯記王純為國人告反國除蓋延壽後更封至十九年又謀反誅死故不同也○正義曰漢書云王純嗣十六年子延壽嗣與趙行齊謀反延壽自殺立三十二年國除與此不同地節是宣帝年號云天漢四年二十九年仍隔昭帝世言到地節二年以下者蓋褚先生誤也

趙王劉遂者正義曰年表云都邯鄲其父高祖中子名友謚曰幽幽王以憂死故為幽高后王呂祿於趙一歲而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祿等乃立幽王子遂為

趙王孝文帝即位二年立遂弟辟彊索隱曰音壁彊人音闕彊取趙之河間郡為河間王以為文王正義曰河間今瀛州也立十三年卒子哀王福立一年卒無子絕後國除入于漢遂既王趙二十六年孝景帝時坐晁錯以適削趙王常山之郡吳楚反趙王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索隱曰建德其相名史先失姓也內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建德王悍發兵屯其西界欲待吳與俱西北使匈奴與連和攻漢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遂還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於梁不能西匈奴聞之亦止不肯入漢邊欒布自破齊還乃并兵

引水灌趙城趙城壞趙王自殺邯鄲遂降正義曰邯鄲洛州縣也趙幽王絕後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索隱曰漢書申公名培王戊胥靡之趙任防與先生趙堯傳曰趙人防與公也○索隱曰此又漢書雖不見趙不用防與公蓋當時猶知事迹或別有所見故太史公明引以結其贊豈有篡殺之謀為天下僇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索隱述贊曰漢封同姓楚有令名既滅韓信王失彭城穆生致醴韋孟作諷王戊棄德與吳連

兵太后命禮爲楚罪輕文熹繼立世挫才英
知何趙逆代殞厥辭與亡之兆所任宜明已三

史記卷之五十三

史記卷之五十一　吳興淩稚隆輯校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荆王劉賈正義曰年表云都吳也諸劉者不知其何屬漢書賈高帝從父兄○索隱曰註引漢書則異固或別有所見也初起時漢王元年還定三秦劉賈為將軍定塞地索隱曰即桃林之塞從東擊項籍漢四年漢王之敗成皋北渡河得張耳韓信軍軍修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正義曰括地志云黎陽一名白馬津在滑州白馬縣北二十里按賈度此津南過入楚地也燒其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已而楚兵擊劉賈賈輒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

保漢五年漢王追項籍至固陵徐廣曰在陽夏○正義曰括地志云固陵陵名在陳州宛丘縣西北四十二里使劉賈南渡淮圍壽春正義曰今壽州壽春縣是也還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佐劉賈舉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會垓下共擊項籍漢王因使劉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綰西南擊臨江王共尉索隱曰共敖之子共尉已死以臨江為南郡正義曰今荊州也漢六年春會諸侯於陳正義曰今陳州也廢楚王信囚之分其地為二國當是時也高祖子幼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鎮天下乃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群臣皆曰立劉

賈為荊王，王淮東五十二城；索隱曰表云劉賈都吳又漢書以東陽郡封賈東陽即臨淮故云王淮東○正義曰括地志云西北四十里蓋此縣是也高祖弟交為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正義曰淮以西徐泗濠等州也因立子肥為齊王。始王昆弟劉氏也。高祖十一年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荊。荊王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臨淮○正義曰括地志云富陵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為布軍所殺。高祖自擊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為吳王，王故荊地。

燕王劉澤者，諸劉遠屬也。漢書澤高祖從祖昆弟○索隱曰楚漢春秋田子春說張卿云劉澤宗家也按言宗家似疏遠矣然則班固言從祖昆弟當別有所見高帝

三年澤為郎中高帝十一年澤以將軍擊陳豨得王黃為營陵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北海○正義曰括地志云營陵故城在青州北海縣南三十里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晉灼曰楚漢春秋田二春以畫干營陵侯澤服虔曰以計畫干之也文穎曰以工畫得寵也○索隱曰兩家之義並通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孟康曰與黨與言不復與我為與也文穎曰不得與設相知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子卿徐廣曰名澤駰案如淳曰閹人也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張卿許往田生盛帷帳共具譬如列侯張卿驚酒酣

乃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邸第百餘皆高祖一切功臣索隱曰此一切猶一例同時也非如他一切訓權時也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如淳曰呂公知高祖貴以女妻之推轂使為長者瓚曰謂諸呂共推轂高祖征伐成帝業雅正意也○索隱曰雅訓素也謂呂氏素心奉推高祖取天下若人推轂欲前進奎然也推音昌誰反功至大又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為呂王王代太后又重發之文穎曰欲發之恐大臣不聽鄭展曰重難發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已王萬戶侯亦卿之有正義曰高后紀云封張卿為建陵侯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

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張卿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為大將軍獨此尚觖望（索隱曰觖音决又音窺瑞反）今卿言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然之乃以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琅邪王乃與田生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即還及太后崩琅邪王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劉氏孤弱乃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漢書音義曰澤至齊為齊

王所劫不得去乃說王求請京師齊具車送之不為本與齊合謀也○索隱曰漢書齊王傳云使祝午劫琅邪王至齊因留琅邪王不得反國澤乃說求入關齊乃送之與此文不同者劉氏以為燕齊兩史各言其主立功之迹太史公問疑遂各記之則所謂實錄欲誅諸呂至梁聞漢遣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漢書音義曰跳驅馳至長安也○索隱曰跳他彫反脫獨去也又音條謂疾去也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為天子天子乃徙澤為燕王乃復以琅邪予齊復故地李奇曰本齊地分以王澤今復與齊也澤王燕二年薨諡為敬王傳子嘉為康王至孫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

如令郢人如淳曰定國自殺有所殺餘臣肥如令郢人以告之○索隱曰如淳意以肥如亦臣名令郢人以告定國也小顏以為定國欲有所誅殺餘臣而肥如令郢人乃告定國也按地理志肥如在遼西郢人等告定國定國使謁者以他法劾捕格殺郢人以滅口至元朔元年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陰事以此發覺詔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為郡

太史公曰荊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屬疏然以策為王填江淮之閒劉澤之王權激呂氏索隱曰謂田子春說王劉澤先使張卿諷封呂產乃恐以大臣欲望澤卒得王故為權激

也然劉澤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爲偉乎晉灼曰澤以金與田生以事張卿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故曰事發相重或曰事趣於相重也◇索隱曰謂先發呂氏令重而我亦得其功是事發相重也偉盛也蓋盛其能激發也

索隱述贊曰劉賈初從首定三秦既渡白馬遂圍壽春始迎黥布終聞周殷賞功胙土與[illegible]爲隣營陵始爵勲由擊陳田生遊說受賜千斤琅邪諂呂事發棄身從封傳嗣亡於郢人

史記卷之五十一

吳興淩稚隆輯校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齊悼惠王劉肥者（正義曰年表云都臨淄）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爲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索隱曰謂其語音及名物異於楚魏孟康云此時人多流亡故使齊言者皆還齊王）齊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飲亢禮如家人（索隱曰謂齊王是兄不爲君臣禮而乃自亢載如家人行兄弟之禮故太后怒）呂太后怒且誅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史勳計獻城陽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濮州雷澤縣本漢城陽縣按後爲郡也）以爲魯元公主湯沐

邑呂太后喜乃得辭就國悼惠王即位十三年以
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為哀王哀王元年孝惠帝
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二年高后立
其兄子鄜侯徐廣曰一作郝◎索隱曰二字一著音浮鄜縣名在馮翊鄜縣在南陽◎正義曰接音呈盈反括地志云故鄜城在鄧州新城縣西北四十里蓋此縣是也呂台為呂
王索隱曰音昭呂后兄子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正義曰括地志云濟南故城在淄州長山縣西北三十五里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
衛於漢呂太后封為朱虛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琅邪以呂
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東萊皆宿衛長安中哀王八年高后割齊琅邪

郡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正義曰今沂州也其明年趙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趙王皆廢高后立諸呂為三王徐廣曰燕趙梁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索隱曰顧猶念也而及若皆訓汝也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

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益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為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為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既聞此計乃與其舅父駟鈞（索隱曰舅謂舅父猶姨稱姨母）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索隱曰廣陵人召平與言人）

陵侯召平及此召平皆別人也功臣表平子奴以父功封黎侯也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紿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兵圍王宮勃既將兵使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乃是也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索隱曰服虔云不敢離其兵而到琅邪使臣請大王

亭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
亂琅邪王信之以為然西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
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
兵琅邪王劉澤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
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
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
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
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
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
於是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

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正義曰隱王如意幽王友梁王恢徙趙並高祖子也〕滅梁燕趙〔正義曰梁王恢燕王建梁王恢徙趙分滅無後也〕以王諸呂分齊國為四〔索隱曰謂齊南琅邪城陽并齊為四也○正義曰琅邪郡封劉澤濟南郡以為呂王奉邑城陽為魯元公主湯沐邑也〕高后崩皇帝春秋富〔索隱曰小顏云年幼也兒之於財方未匱竭故謂之富也〕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齊發兵而

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嬰至滎
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
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使
喻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
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
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朱虛侯與太尉勃
丞相平等誅之朱虛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太尉勃
等乃得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
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
惡戾虎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鈞惡戾如虎而著冠）方以呂氏故幾

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爲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索隱曰此蓋舊俗之言謂救火之急不暇先啓家長也亦猶國家有難不暇待詔命也）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索隱曰妄庸言凡妄庸劣之人）何能爲乎乃罷魏勃（索隱曰罷謂不罪而放遣）

之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魏勃少時欲求
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
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索隱曰姚氏云物怪物
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
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一為參御言事
參以為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為內
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
立勃用事重於齊相王既罷兵歸而代王來立是
為孝文帝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
陽琅邪濟南郡復與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

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是歲齊哀王卒太子側立是為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以齊濟北郡立東牟侯為濟北王正義曰今濟州濟北王所都二年濟北王反漢誅殺之地入于漢後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人正義曰罷音不皆為列侯齊文王立十四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後一歲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齊為王齊孝王將閭以悼惠王子楊虛侯為齊王故齊別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子志為濟北王子辟光為濟南王子賢為菑川王子卬為膠西王子雄渠為

膠東王與城陽齊凡七王索隱曰謂將閭為齊王志為濟北王卬膠西王辟光濟南王賢菑川王章城陽王雄渠為膠東王齊孝王十一年吳王濞楚王戊反與兵西告諸侯曰將誅漢賊臣鼂錯以安宗廟膠西膠東菑川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張晏曰姓路為中大夫○索隱曰史失名故言路人官顧氏按路氏譜中大夫名卬也卬五剛反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告齊王善堅守吾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

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中大夫從漢來喜及其大臣乃復勸王毋下三國居無何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索隱曰平陽侯按表是簡侯曹奇擊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乃飲藥自殺景帝聞之以為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壽為齊王是為懿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誅

滅地入于漢徙濟北王王菑川齊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為厲王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索隱曰重直寵反謂欲世寵貴於三宮）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索隱曰如淳云諸王女曰翁主稱其母姓故謂之紀翁主）正其後宮毋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索隱曰謂王太后武帝母也）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張晏曰王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

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徐廣曰一作及）乃為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新坐以死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事浸潯不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郤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

市租千金索隱曰市租謂所賣之物出租日得千金言齊人衆而且富也人衆殷
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
王於親屬益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
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
拜主父偃為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
治王後宮宦者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
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為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
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疏
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索隱曰謂偃挾齊不娶女之恨因言齊之短為輕重之辭蓋言臨菑富及吳楚孝王時事是也天子亦既囚偃

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毋後國入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齊厲王立五年死毋後國入于漢齊悼惠王後尚有二國城陽及菑川菑川地比齊天子憐齊為悼惠王冢園在郡割臨菑東環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城陽景王章正義曰年表云都莒也齊悼惠王子以朱虛侯與大臣共誅諸呂而章身首先斬相國呂王產於未央宮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戶賜金千斤孝文二年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為城陽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為共王共王八年徙王淮南索隱曰當孝文帝之十二

年也○正義曰年表云都陳也四年復還王城陽凡三十三年卒
子建延立是為頃王頃王二十八年卒子義立是
為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為惠王惠王十一
年卒子順立是為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
徐廣曰甘露二年是為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
三年正義曰建始成帝年號從建始四年上十五至天漢四年六十七矣蓋褚先生次之
歲卒濟北王興居正義曰都濟州也齊悼惠王子以東牟
侯助大臣誅諸呂功少及文帝從代來興居曰請
與太僕嬰入清宮廢少帝共與大臣尊立孝文帝
孝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為濟北王與

城陽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自以失職奪功章死而興居聞匈奴大入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為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北天子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袁昊曰柴武）虜濟北王王自殺地入于漢為郡後十二年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安都侯志為濟北王（亞表）

曰安都故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南三十九里○索隱曰地理志安都闕十一年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楚已平徙志王菑川濟南王辟光正義曰辟音壁都濟南郡齊悼惠王子以勒侯索隱曰勒漢書作扐音力地理志縣名屬平原也孝文十六年為濟南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為郡地入于漢菑川王賢正義曰年表云淄川王都劇故城在青州壽光縣西三十里齊悼惠王子以武城侯索隱曰按地理志縣名屬平原也○正義曰貝州縣文帝十六年為菑川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賢天子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以齊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反毋後乃徙濟北王

王菑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謚為懿王子建代立是
為請王二十年卒子遺代立是為頃王三十六年
卒子終古立是為思王二十八年卒子尚立是為
孝王五年卒子橫立至建始正義曰亦褚少孫次之三年十
一歲卒膠西王卬正義曰卬五郎反年表云高苑括地志云西苑故城在淄州
長川縣北四里齊悼惠王子以昌平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昌平故城在淄州
東南六十里也文帝十六年為膠西王十一年與吳楚反
漢擊破殺卬地入于漢為膠西郡膠東王雄渠正義
曰年表云都即墨按即墨故城在萊州膠東縣南六十里齊悼惠王子以白石
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金城○正義曰白石古城在德州安德縣北二十里文帝十

六年為膠東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雄渠地入于漢為膠東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内初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塡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索隱述贊曰漢矯秦制樹屏自彊表海大國悉封齊王呂后肆怒乃獻城陽哀王嗣立其力不量朱虛仕漢功大策長東牟受賞猶亂縣與膠東濟北雄渠辟光齊雖七國惠孝者昌

史記卷之五十二

史記卷之五十三　　吳興凌稚隆輯校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楊慎曰蕭相國留侯陳平世家書法大與同森然纂纂

茅坤曰通篇直敘敘何所以佐高祖定天下大略處特簡敘高祖所以論功行賞與何所以委曲處特詳非後世之史可及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索隱曰春秋緯蕭何感昴精而生典獄制律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駰案漢書音義曰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一曰無害者如言無比陳留間語也○索隱曰裘註已列數家今更引二說蕭該云雖為吏而不刻害韋昭云為有文理無傷害也漢書云何為主吏主吏功曹也又云何為沛掾是何為功曹掾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索隱曰說

文云護教視也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李奇曰或三百或五百也○索隱曰奉音扶用反謂資俸之如字讀謂奉送之也劉氏云時錢有重者一當百故有送錢三者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張晏曰何與共事舉辨明何素有方略也蘇林曰辟何與從事也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索隱曰何與御史從事常辦明言稱職也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徐廣曰沛縣有泗水亭又秦以沛為泗水郡駰按文頴曰何為泗水郡卒史○索隱曰如淳按律郡卒史書佐各十人也卒祖忽反事第一謂課最居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索隱曰謂高祖起沛令何為丞常監督衆事也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索隱曰走音奏奏者趨向

之也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
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
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
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
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
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
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
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
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應劭
曰上來還乃以所為聞之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索隱曰轉劉氏音張

亹反漕水運也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
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
距京索之閒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
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
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
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既殺項
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群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
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酇侯文穎曰音贊瓚曰今南陽酇縣也孫檢曰有二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嵯屬南陽者音讚按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讚今多呼嵯嵯舊字作鄌今皆作酇所由亂也○索隱曰瓚云今南陽酇縣顏氏云南陽郡名也太康地理志云魏武帝

建安中分南陽立南鄉郡晉武帝改曰順陽郡是也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

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應劭曰撓屈也○索隱曰音女教反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索隱曰功臣表鄂千秋封安平侯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

待以全秦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
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
劒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
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
侯邑封爲安平侯徐廣曰以謁者從定諸侯有功秩舉蕭何功故因侯二千戶封
九年卒至玄孫但坐與淮南王安通棄市國除〇正義曰括地志云澤州安平縣本漢安平縣是
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
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
索隱曰謂人皆三何獨五所以爲贏二也音盈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
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

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
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
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
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
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召平謂相國曰
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
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
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
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
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

問相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正義曰貰音世又食夜反賒也下天待反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索隱曰謂相國取人田宅以為己利黃云乃利人也所以令相國自謝之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

謝民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
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為禽獸食索隱曰音丁還藳曰入留
稾入官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
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如淳曰百官公卿表
衛尉王氏無名字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
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
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
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
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
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

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索隱曰李斯歸惡而自予是分過也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韋昭曰用意淺高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

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咽案東觀漢記云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正義曰括地志云蕭何墓在雍州咸陽縣東北三十七里）謚爲文終侯（徐廣曰功臣表蕭何以客初起從也）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酇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索隱曰錄音祿）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閎夭

散宜生等爭烈矣

索隱述贊曰蕭何為吏文而無害及佐興王舉宗從沛關中既守轉輸是賴漢軍屢疲秦兵必會約法可久收圖可大指獸發蹤其功實最政稱畫一居乃非泰繼絕寵勤式旌礪帶

黃、日高帝起布衣得天下非有分義素服人震心故所與同起者帝無不疑如關中天下根本何每留守而帝自將帝所任者莫如何所疑者亦莫如何也方帝距京索間非用絕生計遣子孫詣軍何幾族及自將擊邯鄲非用召平計悉家財佐軍何幾族其後自將擊黥布非用說客計多買田宅自汙何又幾族然則何雖相帝定天下豈懷救死之不暇縱何非刀筆吏又何暇經綸之事乎其後為民請苑囿欲展布而械繫已及帝之赦何也言我不過為桀紂而相國為賢相是正恕其掠主譽以得民心也嗚呼其亦異於古人所以推誠共治之道哉

史記卷之五十三

史記卷之五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索隱曰蕭相國曹相國留侯絳侯五宗三王六篇可合爲一篇

平陽侯曹參者正義曰晉州城即平陽故城也沛人也張華戶曹參字敬伯索隱曰地理志平陽縣屬河東春秋緯及博物志並云參字敬伯○正義曰按沛今徐州縣也秦時爲沛獄掾而蕭何爲主吏居縣爲豪吏矣高祖爲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駰案漢書音義曰中涓如中謁者○索隱曰涓音古玄反將擊胡陵方與索隱曰地理志二縣皆屬山陽○正義曰胡陵縣名在方與之南方音房與音預兖州縣也攻秦監公軍駰案漢書音義曰監御史監郡者公名秦一郡置守尉監三人○索隱曰本記泗川監名平則平是名公爲相尊之偁

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為魏擊之正義曰曹參擊方與豐反為魏索隱曰時雍齒守豐為魏反沛公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尼軍碭東正義曰尼音夷破之取碭狐父徐廣曰伍被曰吳濞敗於狐父○索隱曰地理志碭屬梁國狐父地名在梁碭之間徐氏引伍被云吳濞敗於狐父是吳與梁相拒而敗處○正義曰括地志云狐父亭在宋州碭山縣東南三十里祁善置文穎曰善置置名也晉灼曰祁音坻孫檢曰漢謂驛曰置善名也○索隱曰司馬彪郡國志穀熟有祁亭劉氏音遲又知字善置置名漢為驛置館○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祁城在宋州下邑縣東北四十九里漢祁縣也言取碭狐父及祁縣之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索隱曰地理志下邑虞皆屬梁國○正義曰宋州下邑縣在州東百一十里漢下邑城今碭山縣是虞城縣在州北五十里古

（虞國齊均所封）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及亢父（徐廣曰宣帝時有爰戚侯趙成○索隱曰蘇林云縣名屬山陽功臣表爰戚侯趙成○正義曰音寅劉音七鹿反今在兗州南近亢父縣地理志亢父縣名屬東平○括地志云亢父故城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先登遷為五大夫北救東阿（索隱曰時章邯圍田榮於東阿○正義曰今濟州東阿也）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二里北狄故城安縣改曰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為執帛（張晏曰孫卿也或曰楚官名）號曰建成君（索隱曰地理志建成縣屬沛郡）遷為戚公（索隱曰遷參為戚令○正義曰即爰戚縣也是）

碭屬沛縣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索隱
曰地理志成武縣屬山陽擊王離軍成陽南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濟陰成地名
周武王封弟季載於成其後代遷於成之陽故曰成陽○正義曰成陽故城濮州雷澤縣是史記云
武王封弟季載於成其後遷於成之陽故曰成陽也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
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索隱曰賁音奔圍趙賁開封
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徐廣曰在中牟○索隱曰曲丘禹反
遇牛恭反○正義曰曲丘羽反遇牛恭反司馬彪郡國志云中牟有曲遇聚按中牟鄭州縣也破
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張晏曰侯伯執珪以
朝位比之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位伍負者位執珪古爵名從攻陽武正義曰括地志云陽
武故城在鄭州陽武縣東北十八里漢陽武縣城也下轘轅緱氏索隱曰地理志陽武

緱氏二縣屬河南轘轅道名在緱氏南○正義曰緱氏洛州縣也括地志云轘轅故關在洛州緱氏縣東南四十里十三州志云轘轅道凡十二曲是險道**絕河津**正義曰津濟渡處括地志云平陰故津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五十里**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徐廣曰尸在偃師孟康曰尸鄉北○正義曰破趙賁軍於尸鄉之北也括地志云尸鄉亭在洛州偃師縣在洛州東南也**從南攻犨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東**應劭曰今赭陽○索隱曰徐廣云陽城在南陽應劭云今赭陽赭陽是南陽之縣**陷陳**正義曰陷南陽守於陽城郭東也**取宛虜齮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嶢關**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藍田關在雍州藍田縣東南九十里即秦嶢關也**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正義曰雍州藍田縣在州東南八十里因藍田山名**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

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正義曰梁州本漢中郡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斄索隱曰地理志二縣名屬武都辯音皮莧反○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州同谷縣本漢下辯道又云鳳州兩當縣本漢故道縣在州西五十里○地理志云雍斄二縣名屬右扶風斄音胎一作斄音駘括地志云故雍縣南七里故斄城一名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國也擊章平軍於好畤南正義曰括地志云好畤城在雍州好畤縣東南十三里破之圍好畤取壤鄉文頴曰地名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索隱曰櫟音歷裴文頴云壤鄉高櫟皆地名在右扶風今其地闕○正義曰音塵皆村邑名壤鄉今在雍州武功縣東南二十餘里高壤坊是高櫟近壤鄉也破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畤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

新城索隱曰漢書高帝元年咸陽名新城武帝改名曰渭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日駰案漢書音義曰縣名也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蘇林曰今華陰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正義曰周曰犬丘秦更名廢丘漢更名槐里今故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正義曰即蒲津關也在臨晉縣故言臨晉關今在同州也至河內下脩武正義曰今懷州獲嘉縣古脩武也渡圍津徐廣曰東郡白馬有圍津○索隱曰顧氏按水經註白馬津有韋鄉韋津城圍與韋同古今字變爾○正義曰括地志云黎陽津一名白馬津在滑州白馬縣北三十里帝王世紀云白馬縣南有韋城故豕韋國也續漢書郡國志云白馬縣有韋城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正義曰徐州二縣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

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黃（徐廣曰內黃縣有黃澤）程處反於燕（徐廣曰東郡燕縣 駰案漢書音義曰皆漢將）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索隱曰柱天侯不知其諱封衍氏魏邑地理志云在六在廬江皆縣）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彊（瓚曰武彊城在陽武○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彊故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北三十一里）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索隱曰從才用反）及項羽敗還至滎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遫軍東張（徐廣曰張者地名功臣表有張侯毛澤之 駰按蘇林曰屬河東○索隱曰遫音速○正義曰括地志云張陽故城一名東張城在蒲州虞

鄉縣西北四十里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上曲陽定州恒陽縣是下曲陽在定州鼓城縣西五里追至武垣徐廣曰河東有垣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垣縣今瀛州城是地理志云武垣縣屬涿郡也生得魏王豹取平陽正義曰晉州城是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鄔東徐廣曰鄔縣在太原音烏古反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鄔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

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漯陰平原鬲盧（索隱曰地理志著縣屬濟南盧縣屬泰山漯陰平原鬲三縣屬平原漯音吐荅反○正義曰括地志云平原故城在德州平原縣東南十里故鬲城在德州安德縣西北十五里盧縣今齊州理縣是也）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文穎曰或以為高密○索隱曰漢書亦作假密按下定齊七十縣則上假密非高密亦是齊地今闕）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為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為皇帝韓信徙為楚王齊為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為齊

王而以參為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索隱曰地理志蘄竹邑相蕭四縣屬沛韋昭云留今屬彭城則漢初亦屬沛○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符離縣城漢竹邑城也李奇云今竹邑也故相城在符離縣西北九十里輿地志云宋共公自睢陽徙相子城又還睢陽蕭徐州縣古蕭叔國城也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張良所封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駰案漢書音義曰楚之卿號郡守

司馬侯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
吏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
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
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
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
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
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
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
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
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

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集解漢書音義曰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詘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

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如淳曰開謂有所啓白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遊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索隱曰窋音張律反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索隱曰少者不足之詞故胡亥亦云丞相豈少我哉蓋帝以丞相豈不是嫌少我哉少顏以為我年少非也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

無言吾告若也索隱曰謂惠帝語窋無得言我吾汝令諫汝又當自云是己意也窋既洗沐歸閒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如淳曰猶言用窋為治○索隱曰胡何也言語參何為治窋也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為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謚懿侯子窋代侯百

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顜若畫一徐廣曰顜音古項反一音較○索隱曰廣書顜作講畫詞直文謂明言法明直若畫一也講亦作顜小顏云講和也畫一言其法整齊也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平陽侯窋高后時爲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爲侯立二十九年卒謚爲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謚爲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謚夷侯子襄代侯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謚爲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

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索隱述贊曰曹參初起為沛豪吏始從中涓先圖善置執圭執帛攻城略地衍氏既誅昆陽失位北禽夏說東討田既剖符定封功無與二市獄勿擾清淨不事尚主平陽代享其利

黃震曰參自高帝起兵無一戰不與辛非蕭蕭功而未嘗以戰聞天下既平猶從學瘵稀黙布蓋參與帝終始無閒而不見美相齊齊治相漢漢治參有過人者矣而史論戰功則謂其當信之滅論治功則謂其當秦之後若有抑揚之意焉愚謂參明哲保身雖信不能及而立法易守法舉參以人豪一遵何約束除吏皆木訥而務刻者輙斥去所以養成漢家寬厚之風蕭何無以尚之參真可以武書稱斷斷兮無他技

參之謂矣
揚雄贊日漢相求師問道者必曹參治
齊獨有志于求師悉召諸先生問所以安
集百姓者使擇下諸子有一真儒言于蓋
公上者則齊國之理豈畀于雚曼而諸蜀
集者百數言人人殊無以師參者乃使之
求罷西蓋公治黃老言者居所避之舍用
其言齊亦理而參稱賢相他日治漢遂夜
黃老衰儒漢之治道衰于苟簡而一二章二
王之制不可復興固漢相
國之罪亦齊諸儒之罪也
王直日蕭何壹不知學其於治天下之道
未有所立也既從有所立參尤當發守而
慎行之豈酣酗者所能治耶何之律令豈
古聖人所用以治天下者耶當時天下之
所以安者蓋民久苦秦虐而幸漢之寬故
恬然自安于下非宰相有道以維持之也
然則參雖能清淨不擾
要亦苟且偷情之謂耳

謝鍔曰方秦之吞併諸侯也舉先王之法而盡變之當是時天下之民塗炭已極矣參之相漢有見于此遂訪蓋公求黃老之說一以清凈無為為治是猶出烈熾之中故民安其治而歌之所以轉二世之秦為四百年之漢者參亦不為無功焉然吾猶有惜于參者時至孝惠秦厭已冷焚坑已平牝鷄之聲未聞屠牛之鋒未挫可以有為之日也帝察參不事事且使其子諫之帝亦非常主矣奈何一意矯秦遂至調歌廢事卒使漢家之治因循苟偷而不能復元氣于三代之時惜哉

史記卷之五十四

史記卷之五十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真德秀曰愚按子房為漢謀臣雖未嘗一日居輔相之位而其功實為三傑之冠最高帝首稱之其人品在伊呂間而學則有王伯之雜其才如管仲而氣象高遠則過之自漢而下惟諸葛孔明略相伯仲若荀彧忘漢附曹而或者比之子房既非其類崔浩何者亦有比焉可見其不知量也

唐順之曰按宋氏云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為韓報仇舉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攄其憤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托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自相期于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心胸面目為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

留侯張良者【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五里今城內有張良廟也】其先韓人也【索隱曰韋昭云留今屬彭城按良求封留以始見高祖於留故也漢書云良字子房按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為韓之公族姬姓也秦索賊急乃改姓名而韓先有張去疾及張譴恐非良之先代也良既歷代相韓故知其先韓人顧氏按後漢書云張良出於城父城父縣屬潁川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城父在汝州郟縣東三十里蒿里也】大父開地【應劭曰大父祖父開地名】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索隱曰韓世家及系本並作桓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索隱曰謂大父及父相韓五王故云五世】良嘗

學禮淮陽正義曰今陳州也東見倉海君如淳曰秦郡縣無倉海或曰東夷君長○索隱曰姚察以武帝時東夷穢君降為倉海郡或因以名蓋得其近耳○正義曰漢書武帝紀云元年東夷穢君南閭等降為倉海郡今貊穢國得之太史公修史時已降為郡自書之括地志云穢貊在高麗南新羅北東至大海西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服虔曰狙伺候也狙七預反伺也徐廣曰伺候也音千恕反○索隱曰應劭云狙伺也一云狙伏伺也謂狙之伺物必伏而候之故今云狙候是也擊秦皇帝博浪沙中索隱曰服虔云地在陽武南按今浚儀西北四十里有博浪城○正義曰晉地理記云鄭州陽武縣有博浪沙按今當官道也誤中副車索隱曰漢官儀天子屬車三十六乘屬車即副車而奉車郎御而後從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索隱曰嘗訓經也閒閑字也從容閒暇也從容謂從任其容止不矜莊也邳披眉反披地理志下邳縣屬東海又云邳在薛後徙此有上邳故此云下邳李奇云上下邳人謂橋為圯文穎云沂水上橋也應劭云圯水之上也姚察見史記本有作土旁者乃引今會稽東湖大橋名為靈圯圯亦音夷理竟然也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索隱曰崔浩云直猶故也亦恐不然直言正也謂至良所正墮其履也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徐廣曰一云良怒欲罵之○索隱曰毆音烏后反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索隱曰業猶本先也謂良心先已為取履故遂跪而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徐廣曰一云為其老強忍下取

履因進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徐廣曰編一作篇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城山一名黃山在濟州東阿縣東濟州故濟北郡孔文祥云黃石公須眉皆白杖丹黎履赤舄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正義曰七錄云太公兵法一帙三卷太公姜子

（牙周文王師封齊侯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常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廄將（騊案漢書音義曰讃名）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索隱曰殆訓近也）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

良為韓申徒（徐廣曰即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徐廣曰嶢音堯）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徐廣曰五一作百）益為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索隱曰旗幟音其試）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

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索隱曰謂卒將離心而懈怠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徐廣曰一本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欲為富家翁耶沛公曰吾欲有天下噲曰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鐘鼓之飾奇物不可勝極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覇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晉灼曰資藉也欲沛公反秦奢秦服儉素以為藉也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

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索隱曰見孔子家語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耶沛公曰鯫生教我距關徐廣曰呂靜云鯫魚也音此垢反○索隱曰鯫謂小魚也音趨勾反按楚漢春秋鯫生本姓解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賓

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如淳曰本但與巴蜀故請漢中地也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襃中正義曰括地志云襃谷在梁州襃城縣北五十里南中山昔秦欲伐蜀路無由入乃刻石爲牛五頭置金於後僞言此牛能屎金以遺蜀蜀侯貪信之乃令五丁共引牛塹山堙谷致之成都秦遂尋道伐之因號曰石牛道蜀城以石門在漢中之西襃中之北是又云斜水源出襃城縣西北衙嶺山與襃水同源而流漢書溝洫志云襃水通沔斜水通渭皆以行船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

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
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
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
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
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
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
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
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
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
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郄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

也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橈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

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為大王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世湯武箸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

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
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索隱曰崔浩云表者標榜其里門商容紂賢
人也韓詩外傳曰商容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山武王欲以為三公
辭而不受餘爵在商紀釋箕子之拘徐廣曰釋一作式拘一作囚封比干
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
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
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
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如淳曰革
者革車也軒者赤轂乘軒也偃武備而治禮樂也○索隱曰蘇林云革者兵車也軒者朱軒皮軒也
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說文云軒曲周屏車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

天下不復用兵乎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索隱曰晋灼云在弘農南門鄉谷中應劭十三州記弘農有桃丘聚古桃林也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桃林廣三百里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

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駰案漢書音義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從之○索隱曰荀悅漢紀此事云獨可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屈撓而從之又韋昭云今無彊楚者若六國立必復屈撓從楚是二說之意同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索隱曰高祖罵酈生為豎儒謂此儒生豎子耳幾音祈幾殆近也而公高祖自謂也漢書作乃公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

未嘗有戰鬭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
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
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
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侯
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
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
道望見諸將（如淳曰復音復上下有道故謂之復道韋昭云閣道）往往相與
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
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
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

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徐廣曰多作生平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駰案漢書音義曰未起時有故怨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索隱曰縣名屬廣漢●正義曰括地志云雍齒城在益州什邡縣南四十步漢什邡縣漢初封雍齒為侯國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

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城皋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正義曰殽三殽山也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八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右隴蜀正義曰隴山南連蜀之岷山故云右隴蜀也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索隱曰崔浩云苑馬牧外接胡苑馬生於胡故云胡苑之利○正義曰博物志云北有胡苑之塞按上郡北地之北與胡接可以牧養禽獸又多致胡馬胡謂胡苑之利也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

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
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索隱曰此言謂者蓋是依憑古語金城言秦有四塞之國如金城也故淮南子云雖有金城非粟不守又蘇秦說秦惠王云秦地勢形便所謂天府是所憑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
關中索隱曰周禮三曰詢國遷乃爲大事高祖即日西遷者蓋謂其日即定計非即日遂行也
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索隱漢書音義日服辟穀之藥而靜居行氣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
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
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筴
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

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筴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閒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索隱曰四人四皓也謂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按陳留志云園公姓唐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故號曰夏黃公甪里先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曰甪里先生孔父祕記作祿里皆王劭據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四八目而為此說〕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

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
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
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
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
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
相謂曰凡來者將以有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
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
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
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
也皆不肯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

[索隱曰此語出韓子]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徐廣曰夷猶儕也○索隱曰如淳云等夷言等輩]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晉灼曰鼓行而西言無所畏也]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

群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司馬彪曰長安縣東有曲郵聚○索隱曰郵音尤按司馬彪漢書郡國志長安有曲郵聚今在新豐西俗謂之郵頭漢書舊儀云五里一郵郵人居間相去二里半按郵乃今之候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卧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

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如淳曰調護猶營護也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

就横絕四海横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徐廣曰繳弋射也其矢曰矰○索隱曰馬融註周禮云矰者繳繫矰矢謂之矰一說云矰一弦可以仰射高者故云矰也尚安所施歌數闋索隱曰音曲穴反謂闋終也說文云闋事也戚

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徐廣曰一云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何相國駰案漢書音義曰何時未爲相國勸高祖立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索隱曰春秋緯云舌在口長三寸象斗玉衡封萬戶位列侯

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索隱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能入火自燒崑崙山上隨風雨上下也）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徐廣曰一云乃學道引欲輕舉也○索隱曰辟音賓亦反）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徐廣曰文成侯立十六年卒子不疑代立十年坐與門大夫吉謀殺故楚內史當死贖為城旦國除）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張良墓在徐州沛縣東六十五里與

留城相近也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
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索隱曰物謂精怪及
藥物也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索隱曰詩緯云
風后黃帝師又化為老子以書授張良亦異說耳又後化為黃石高祖離困者數
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
籌筴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
其人計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索隱曰蘇林云梧音悟蕭該云
今讀為吾非也小顏云言其可驚悟於人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
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曰子羽澹臺滅明字也仲尼弟

子傳云飛貌甚惡又家語云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稱其貌與史記文同也留侯亦云

索隱述贊曰留侯倜儻志懷憤惋五代相韓一朝歸漢進履宜假運籌神算橫陽既立申徒作扞灞上扶危固陵靜亂人稱三傑辯推八難赤松願游白駒難絆嗟彼雄略曾非魁岸二

黃震曰利啗秦將旋破嶢關漢以是先入關勸還霸上固要項伯漢以是脫鴻門阨絕棧道激項攻齊漢以是還定三秦歐于彭城則勸連布越斬立六國則借箸銷印韓信自王則躡足就封延漢所以卒取天下勸封雍齒銷變未形勸都關中垂安後世勸迎四皓卒定太子又所以維持漢家于天下既得之後凡良一謀一畫無不繫漢得失安危良又三傑之冠也然蕭公仁義正大之說則良不及之使以良之智參蕭公之識而為漢謀伊周何尚焉

史記卷之五十六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吳興凌稚隆輯校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徐廣曰陽武屬魏地戶牖今爲東昏縣屬陳留○索隱曰徐廣云陽武屬魏而地理志屬河南郡蓋後陽武分屬梁國耳徐又云戶牖今爲東昏縣屬陳臣與漢書地理志同蓋是秦時戶牖鄉屬陽武至漢以戶牖爲東昏縣隸陳留郡也○正義曰陳留風俗傳云東昏縣衛地故陽武之戶牖鄉也括地志云東昏故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九十里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徐廣曰覈音核覈麥孟康曰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紇言糟

論麤一屑音麧覈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
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
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索隱曰按負是婦人老宿之稱猶武負之類也孟康
張負負縣富人或云是丈夫爾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
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
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
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索隱曰高誘注戰國策云負背郭居也
以弊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索隱曰一作軌按言長者
所乘安車與載運之車軌轍或別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
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

為獨柰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
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
之資以內婦負誡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
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兄伯已逐其婦此嫂疑後娶也平既娶張
氏女齎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索隱曰其里名
庫上里社者蔡邕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云雜鄉庫里言陽武之隨鄉陳平由此社宰遂相高祖
也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
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涉起而王陳使
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
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漢書音義曰謝語其兄從辭魏從少年

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為太僕說魏王不聽
人或讒之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
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卿褒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項羽之
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
乃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
殷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賜金二十溢
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
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
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
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

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徐廣曰漢二年因魏無知求見漢王索隱曰漢書張敞與朱邑書云陳平須魏倩而後進孟康云倩即無知也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為漢王中涓徐廣曰日涓人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乃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索隱曰讙譁也音懽又音喧漢書作皆怨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

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爲亞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漢書音義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如淳曰孝己高宗之子有孝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

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
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
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
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
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
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躶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
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顧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
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
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
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

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如淳曰猶無廉隅）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

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黄
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
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眛等為項王
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
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眛等項
王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
即詳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
惡草具進楚使漢書音義曰草粗也○索隱曰戰國策云食馬餧以草具如淳云藁草麤惡之具也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
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

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
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夜出女
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與漢王
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
陰侯破齊自立為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
而罵陳平躡漢王漢書音義曰躡謂躡漢王足漢王亦悟乃厚
遇齊使使張子房卒立信為齊王封平以戶牖鄉
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
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
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

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
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
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
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
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
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
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偽游雲夢索隱曰蘇林云
夢且也小顏云徂也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正義曰陳今陳州也韓信
都彭城號楚王故陳州為楚西界也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
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

耳高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遊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帝顧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漢書音義曰反縛兩手遂會諸侯于陳盡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為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平剖符世世勿絶為戸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

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閼氏蘇林曰閼氏音焉支如漢皇后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桓譚新論或云陳平為高帝解平城之圍則言其事秘世莫得而聞也此以工妙踔善故藏隱不傳焉子能權知斯事否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陳平以往說閼氏閼氏言於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有好麗美女為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困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則閼氏日以遠疏不如及其未到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閼氏婦女有妬媢之性必憎惡而事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神怪故隱匿不泄也劉子駿聞吾言乃立稱善焉駰案漢書音義應劭說此事大旨與桓論略同不知是應全取桓論或別有所聞乎今觀桓論似本無說高帝南過曲逆地理志縣屬中

山也○索隱曰章帝醜其名改云蒲陰也上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
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
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
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
為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其後常以護軍
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
益封奇計或頗祕世莫能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
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
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
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牀

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
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
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須之夫有親且貴
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
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
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
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須讒怒乃馳傳
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
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
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

為郎中令曰傅教孝惠(如淳曰傅相之傅也)是後呂嬃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帝六年相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徐廣曰王陵以客從起豐以廐將別守豐上東因從戰不利奉孝惠魯元出睢水中封為雍侯高祖八年定食實國二十一年卒諡武侯至玄孫坐酎金國除)陳平為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

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
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
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
晚封為安國侯安國侯既為右丞相二歲孝惠帝
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
平陳平曰可呂太后怒乃詳遷陵為帝太傅實不
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陵之
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
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王廣云不在治處便
注言書也食其亦沛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

呂后為賓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為
侯幸於呂太后及為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嬃
常以前陳平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為相
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
聞之私獨喜面質呂嬃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
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須之讒也呂
太后立諸呂為王陳平偽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
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
審食其免相徐廣曰審食其初以舍人起侍呂后孝惠帝於沛又從在楚封二十五年文帝二年薨子平代代二十二年景帝三年坐謀反國除一本云食其免罷三歲為淮南王所殺文

帝令其子平嗣侯菑川王反陣陽近菑川平降之國除孝文帝立以為太尉
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病謝
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
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
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
徙為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
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
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
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
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

者謂誰乎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也韋昭曰言主臣道不敢斥也○索隱曰蘇林與孟康同既古人所未了故並存兩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慚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漢書音義曰頭數也君欲彊對邪於是

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為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謚為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三十三年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徐廣曰陳掌者衛青之子壻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

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索隱述贊曰曲逆窮巷門多長者宰肉先均佐喪後罷魏楚更用腹心難假棄印封金刺船露倮間行歸漢委質麾下滎陽計全平城圍解推陵讓勃裒多益寡應變合權克定宗社

史記卷之五十六

史記卷之五十七　　吳興凌稚隆輯校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徐廣曰卷縣在滎陽○索隱曰韋昭云屬河南地理志亦然然則後置滎陽郡而卷隸焉音丘玄反字林音丘權反○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卷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釋例地名云卷縣所理垣雍城也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蘇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具曲植○索隱曰謂勃本以織蠶薄為生業也韋昭云北方謂薄為曲許慎注淮南云曲葦薄也郭璞注方言云植懸曲柱也音直吏反常為人吹簫給喪事如淳曰以樂喪家若俳優瓚曰吹簫以樂喪賓若樂人也○索隱曰左傳歌虞殯猶今挽歌類也歌者或有簫管材官引彊漢書音義曰能引彊弓官如今挽彊司馬也○索隱曰晉灼云申屠嘉為材官蹶張高祖之為沛公初起勃以中

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却適攻豐擊秦
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
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索隱曰二縣名地理志屬梁國擊章邯車
騎殿服虔曰將得殿兵也如淳曰殿不進也瓚曰在軍後曰殿孫檢曰一說上功曰最下功曰
殿戰功曰多周勃事中有此二品與諸將俱計功則曰殿最獨捷則曰多多義見周禮故此云擊章
邯車騎殿又云先至城下為多又云攻槐里好畤最是也定魏地攻爰戚東緡
以往徐廣曰屬山陽○索隱曰小顏音昏非也地理志山陽有東緡縣音旻然則戶牖之為東
緡音岷是屬陳留者音昏屬山陽者音旻也○正義曰緡肩貪反括地志云東緡故城漢縣也在兗
州金鄉縣界至栗正義曰括地志云屬沛郡也取之攻齧桑先登索隱
曰徐氏云在梁彭城間擊秦軍阿下破之索隱曰謂東阿之下也追至

濮陽下甄城攻都關（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山陽）定陶襲取宛朐（正義曰宛劬二音今曹州縣在州西四十七里）得單父令（正義曰善甫二音宋州一縣也）夜襲取臨濟攻張以前至卷破之（漢書音義曰攻壽張○索隱曰地理志東郡壽良縣光武改曰壽張）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如淳曰周禮戰功曰多）後章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索隱曰謂初起沛及還至碭得一歲又更二月也）楚懷王封沛公號安武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虎賁令（徐廣曰一云句盾令○索隱曰漢書云襄賁令賁音肥縣名屬東海徐廣又云句盾令亦見本各別也）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

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正義曰緱音勾洛州縣絕河津正義曰卽古平陰津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五十里擊趙賁軍尸北索隱曰賁音肥人姓名也尸鄉尸鄉今偃師也謂尸縣之北南攻南陽守齮破武關嶢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索隱曰威武是封號未必縣名也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正義曰括地志云懷德故城在同州朝邑縣西南四十三里攻槐里好時最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為最○索隱曰地理志二縣屬右扶風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攻漆索隱曰地理志漆縣在右扶風正義曰今豳州新平縣古漆縣也擊章平姚卬軍索隱曰卬音五郎反子下將西定汧正義曰口肩反今隴州汧

源縣本漢沂縣地也還下郿頻陽正義曰郿音眉括地志云郿縣故城在岐州郿縣東
北十五里頻陽故城在宜州土門縣南三里今土門縣併入同官縣屬雍州宜州廢也●索隱曰地
理志云郿屬右扶風頻陽屬左馮翊也圍章邯廢丘索隱曰地理志槐里周曰犬丘
懿王都之秦更名廢丘高祖三年更名槐里而此云槐里者槐里據後而書之又云廢丘者以章邯
本都廢丘而已亦據舊書之破西丞徐廣曰天水有西縣○正義曰括地志云西縣故城
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本漢西縣地破西縣丞擊盜巴軍破之如淳曰章邯將
攻上邽正義曰音圭秦州縣也東守嶢關轉擊項籍攻曲遇
最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川東
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陽侯
共食鍾離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九江古鍾離子國●正義曰括地志云鍾離故城在濠

州南頓縣西北鍾離故城在濠州鍾離縣東北五里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索隱曰荼如字讀易水名因以為縣在涿郡謂破荼軍於易水之下言近水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易縣城在幽州歸義縣東南十五里燕桓侯所徙都臨易也是將卒當馳道為多索隱曰小顏以當高祖所行之道或以馳道為秦之馳道故賈山傳云秦為馳道東窮燕齊也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絕食絳八千一百八十戶正義曰括地志云絳邑故城漢絳縣在絳州曲沃縣南二里或以為秦之舊馳道也號絳侯以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索隱曰蕭該云左傳以偪陽子歸納諸霍人杜預云晉邑也或作靃○正義曰霍音瓌又音蘇寡反顏師古云音山寡反按霍字當作葰地理志云葰人縣屬太原郡括地志云葰人故城在代州繁時縣界漢葰人縣也按樊噲列傳作靃人其音亦同以前

至武泉徐廣曰屬雲中●正義曰括地志云武泉故城在朔州北二百二十里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正義曰括地志云銅鞮故城在潞州銅鞮縣東十五里州西六十五里在并州東南也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正義曰并州縣從銅鞮還并降六城也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硰石應劭曰硰音沙或曰地名●索隱曰晉灼音壽歷反●正義曰硰在樓煩縣西北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正義曰地理志云在鴈門郡括地志云在并州崞縣界因擊胡騎平城下正義曰地理志云在鴈門郡括地志云朔州定襄本漢平城縣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還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絺徐廣曰姓乘馬●索隱曰絺名也乘音始證反擊韓信陳豨趙利

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圂索隱曰圂守之名音胡困反因轉攻得雲中守遬索隱曰音速◎正義曰括地志云雲中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四十里秦雲中郡丞相箕肆將勳徐廣曰箕一作蕒勳一作亭一作轉◎索隱曰劉氏肆音如字包愷音以四反漢書勳亦作轉字並誤耳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代郡◎正義曰括地志云靈丘故城在蔚州靈丘縣東十里漢縣也斬豨得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張晏曰盧綰郡守陘其名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徐廣曰在上谷◎索隱曰施名也屠滅之也地理志渾都縣屬上谷一云御史大夫姓施也

名渾都○正義曰括地志云嬀州昌平縣本漢渾都縣破綰軍上蘭正義曰志云嬀州懷戎縣東北有馬蘭溪水恐是也復擊破綰軍沮陽徐廣曰在上谷駰案服虔曰沮音阻○索隱曰按地理志沮陽縣屬上谷○正義曰括地志云上谷郡故城在嬀州懷戎縣東北百二十里燕上谷秦因不改漢為沮陽縣追至長城正義曰即馬邑長城亦名燕長城在嬀州北今是定上谷十一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索隱曰最都凡也謂總舉其從高祖攻戰克獲之數也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

而責之如淳曰勃自東鄉坐責說士不以賓主之禮趣為我語其椎
少文如此瓚曰令直言勿稱經書也韋昭曰椎不撓曲直至如椎○索隱曰大顏云俗謂
愚為鈍椎音直追反今人發椎知字讀之謂勃召說士東向而坐責之云趣為我語其質朴之性以斯
椎之其少文皆如此勃既定燕而歸高祖已崩矣以列侯事
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徐廣曰功臣表又將相表皆高后四
年始置太尉○正義曰下云以勃為大尉十歲高后崩按孝惠六年高后八年崩是十年耳而功臣
表及將相表云高后四年置太尉官未詳以勃為太尉十歲高后崩呂
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為漢相國秉
漢權欲危劉氏勃為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為丞
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

皇帝其語在呂后孝文事中文帝既立以勃爲右
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
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
位以寵久之卽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
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爲丞相十
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吾
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
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
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徐廣曰文帝四年下廷尉
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

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韋昭曰吏所執簿辭罪曰牘版○索隱曰簿郎牘也故謂志秦家以簿書類則旁簡牘之類也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娶故獄吏教引為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絮廣曰提音茅驅樂應劭曰陌額絮也如淳曰太后恚怒遣得左右物提之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為冒絮○索隱曰服虔云綸絮也提音弟又音啼非也蕭該音底提者擲也蕭音為得恚者頭巾也遺者達也詣太后嗔乃遂冒絮因以提帝陌音貊陌之陌入聲方言傳云巾南楚之間云陌額也曰絳侯綰皇帝璽應劭曰言勃誅諸呂廢以帝手貫璽時尚不反況今更有異乎將兵於

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絳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謚為武侯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坐殺人國除絕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為條侯徐廣曰表皆作蓨字駰案服虔曰蓨音條○索隱曰地理志蓨縣屬勃海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蓨城俗名南蓨城在德州蓨縣南十二里漢縣續絳侯後條侯亞夫自未侯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索隱曰應劭云負河內溫人老嫗也姚氏按楚漢春秋高祖封負為鳴雌亭侯是知

（歸入跡有封邑）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索隱曰音柄）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索隱曰從音子容反從理橫理也）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為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正義曰南紀云霸陵即霸上按霸陵城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正義曰孟康云秦時宮也括地志云棘門

在渭北十餘里秦王門名也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正義曰括地志云細柳倉在雍州咸陽縣西南二十里也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索隱曰彀者張也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索隱曰六韜云軍中之事不聞君命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

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應劭曰禮介者不拜○索隱曰應劭云左傳晉郤克三肅使者而退杜預注肅若今揖鄭衆注周禮肅拜云但俯下手今時揖是天子為動改容式車索隱曰軾者車前橫木若上有敬則俯身而憑之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徼巡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云吾者禦也掌執金吾以禦非常顏師古云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備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也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

將兵文帝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太尉秦官掌武元狩四年置大將軍大司馬印今十二衛大將軍及兵部尚書也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索隱曰漢書亞夫至淮陽問鄧都尉為畫此計亞夫從之今此云自請者蓋此亦聞疑而傳疑漢史得其實也剽音匹妙反輕讀從去聲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索隱曰謂以梁委之於吳使吳兵不得過也亦有作餧音亦通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

侯莽索隱曰韓穨當也○正義曰弓高滄州縣也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饑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陬如淳曰陬隅也○索隱日音鄒又音子侯反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索隱口地理志縣屬會稽○正義曰括地志云丹徒故城在潤州丹徒縣東南十八里漢丹徒縣也晉太康地志云吳王濞反走丹徒越人殺之於此城南徐州記云秦使赭衣鑿其地因謂之丹徒鑿處今在故縣西北六里丹徒峴東南連亘盤紆屈曲有象龍形故秦鑿絕頂闊百餘步又夾坑龍首以毀其形坑之所在

即今龍目二胡縣成田也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正義曰越人即丹徒人越滅吳丹徒地屬楚楚滅越後置三十六郡丹徒縣屬會稽郡故以丹徒為越人也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郤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瓚曰南皮竇彭祖太后兄子章武侯太后弟廣國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

主各以時行耳索隱曰謂人主各當其時而行事不必一一相法也○正義曰人辛作人生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索隱曰許慎註淮南子云顧反也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索隱曰功臣表雅徐盧封容城侯亞

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韋昭曰大臠也胾音側吏反○索隱曰臠音李轉反謂肉臠也無切肉又不置櫡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櫡應劭曰尚席主席者○索隱曰顏氏按輿服雜事云六尚尚席掌武帳帷幔也櫡音筯漢書作箸箸者食所用也留侯云借前箸以籌之禮曰羹之有菜者用梜梜亦箸之類故鄭玄云今人謂箸為梜是也景帝視而笑曰此不是君所乎孟康曰設胾無箸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之如淳曰非故不是君之食具也偶失之○索隱曰言不設箸者此蓋非我意於君有不足乎故如淳云非故不是君之食具偶失之耳蓋當然也所以帝視而笑也言者亭不為是當別有辭未必為之笑也孟康晉灼雖蕤古人之情亦未必能得其實顏氏亦同孟氏之說又引魏武賜荀彧虛器各託異說也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

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為父買工官尚方徐廣曰一作西○索隱曰工官即尚方之工所作物屬尚方故云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徐廣曰音披駰案如淳曰工官官名也張晏曰被具也五百具甲楯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索隱曰縣官謂天子也所以謂國家為縣官者夏者王畿內縣即國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縣官也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索隱曰汙音烏故反書既聞上上下吏吏簿責條侯如淳曰簿問責其情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不用女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索隱曰孟康如淳已備兩解大顏以孟說為得而姚察又別一解云帝責此吏不得亞夫直辭以為不是任用故召亞夫別詣廷尉使責問召詣廷尉正義曰景

帝見條侯不對簿因責罵之曰吾不任用汝也故召詣廷尉使重推劾耳餘說皆非也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十九年卒謚為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徐廣曰諸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皆在元鼎五年但此辭句如有顛倒○索隱曰紀云坐酎金不善復云元鼎五年有罪國除似重有罪故云顛倒而漢書云為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後有罪國除其文又錯

也按表坐免官至元鼎五年坐酎金又失侯所以二史記之各有不同也條侯果餓死

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為蓋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索隱曰亞夫自以己之智謀足而虛己不學古人所以不體權變而動有違忤守節不遜索隱曰守節謂爭栗太子不封王信徐盧等不遜謂顧尚席取箸不對制獄是也終以窮困悲夫

索隱述贊曰絳侯佐漢質厚敦篤始擊碭東亦圍尸北所攻必取所討咸克陳豨伏誅臧荼破

國事居送往邪功代德列侯就第太尉下獄
纔相條侯紹封平曲惜哉賢將父子代辱

劉子翬曰周亞夫彊直自信當文帝而顯
名遇景帝而殺身非有幸不幸其操術然

也方匈奴寇邊文帝遣亞夫屯細柳細柳
在長安西當府非臨敵之地文帝以萬乘

臨之先過棘門霸上則軍中豈不預知貴
彍弩持滿向帝先驅帝至又不得入既入

又禁馳驅此亞夫欲以軍威示文帝耳如
穰苴之斬莊賈孫武之斬吳姬有意為之

也文帝因此重之亞夫之名遂顯後屢謙
景帝帝怒下吏又不對竟衆之夫行已泰

事上嚴此大臣之節也亞夫不知遵此遂
以強直自信不發文帝寬仁黃推虞其美

景帝忌刻黃背于蘊辱然則景帝之
衆亞夫雖日讒刑固有以招之矣

黃震曰周亞夫之為人太史公雖不要言
然必韓直行行者方其將屯細柳飛以備

胡且近在長安數十里間非若出臨邊塞
與敵對壘有呼吸不可測知者何至天子

勞軍不得入及持節詔之始開壁門又不
得馳驅而以軍禮見王旅萬騎乘輿黃屋不
欲動命于將帥豈人臣之禮哉與其嚴號
帝尊君與性成故賜食不設箸即有不平
之意鞅鞅非少主臣必已見于辭
氣間矣以是隕身其可惜也夫